

昆仑文学丛书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胡正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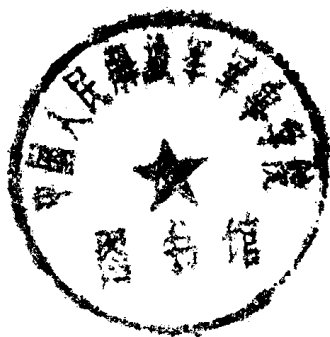
非常的日子



胡正言



非常的日子



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非 常 的 日 子

胡 正 言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• 印张 6 • 插页 3 • 字数 111,000

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• 198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5,200

书号 10137 • 116 定价 0.65 元



我极能干的祖父在不惑之年竟将门对贴倒了，使得识字的富家子弟贻笑不已。我比祖父能耐不大，竟做出了小说！我是幸运的。幸运之根源不言而喻。古人有“受之滴水报以涌泉”的说法，我文滞笔拙，难成涌泉之势，但纵是乱石间的一湾细流，也要让它流出去，直到生命的终了。

胡飞言

作者小传

胡正言，1949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个贫寒农家，1966年初中毕业。1970年参军，历任文书、排长、干事等职。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76年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《鸡鸣山下》（与阎世宏合作）。1980年调福州军区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，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近年来还出版或发表了长篇小说《海盗》、《行动队》，中篇小说《孤山别墅之谜》（与毛继良合作）、《鸟语楼轶事》、《爸爸的宝贝》，以及电影文学剧本《苏小三》、《古洞之谜》、《回水湾》等。

自序

多情，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大特征。按照传统的说法，人情有七，即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憎、欲，谓之“七情”。扩而大之，工厂有工厂的风貌，农村有农村的俚俗，而作为社会重要成份之一的军队，自然又有自己的情态。

“南京到北京，哪个不闻名，不种芝麻喝香油，不盖房子住高楼”，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，这是剥削阶级军队的写照。“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”，这是人民子弟兵的风采。这样泛泛而谈，未免太笼统，太概念。深入一点看呢，除一二一，正步走，投弹、射击，那军营里又是一种什么情形？

这部小说，就是想从一个普通的连队，几个平常的人，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并非惊心动魄的事件上，展示一点在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日子的军营生活情态。至于能否如愿，那就只有等亲爱的读者耐着性子看完，再做评价了。

以上，是为自序。

目 次

自 序	(1)
一 突然情况	(1)
二 一对老乡	(9)
三 两个活宝	(19)
四 三个领导	(28)
五 女人与虎不得入内	(40)
六 难得糊涂	(54)
七 上下级之间	(62)
八 师长的决断	(75)
九 指导员的苦心	(86)
十 佛争一炉香 人争一口气	(94)
十一 无可奈何的张卫东	(105)
十二 神通广大的姜干事	(114)
十三 两股道上跑的车	(126)
十四 战士	(136)
十五 大事与小事	(147)
十六 埋头拉车与抬头看路	(157)
十七 老实与不老实	(166)
十八 不算结尾	(180)

一 突然情况

现在是深夜十一点半。

二班长李长林挎着没上子弹的冲锋枪，圆睁着一对小眼睛，搜索着往前走。

所谓搜索，不过就是脑袋向左右两边略微偏那么十来度。其实，站岗、放哨，对于李长林这个入伍两年的老战士来说，也不过就那么回事。这里又不是国境线，不怕有什么特务偷越国界，更不用担心象电影上似的，突然从暗处跳出一个鬼子，将哨兵给摸了。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美丽而又平静的小城郊区，时值到处莺歌燕舞的一九七五年初冬。当然，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”仍在继续，孔老二虽然死了两千多年，老家伙还阴魂不散，地富反坏右也人还在，心不死。不过，在强大的“全面专政”面前，他们是不敢乱说乱动的。驻地附近虽有几个五类分子，可阶级斗争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李长林就不信这些家伙真会象样板戏上说的那样，见了共产党员就眼底出血，一有机会就破坏，放毒，捅刀子。他们就那么傻？搞一两个

小破坏，捅倒个把两个人，就能把共产党的天下推翻了？不过，在班务会上，跟自己手下的那七个兵，或是跟连里的其他人，二班长是绝对不敢这么说的。没看见贴在饭堂里的、文书贾正元用醒目的美术字写着的“江州城阶级斗争新动向一览表”吗？那是连长要用活生生的事实提醒大家，敌人在磨刀，我们也要磨刀。

说归说，想归想。这是李长林近来得出的一条经验。这经验，是从教训中总结出来的。那还是李长林刚当副班长的时候，班长被师部调去帮助工作，连里又要进行第一练习的实弹射击，一个班人数虽少，李长林独挑这个担子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。好在他入伍前就入了党，并且当过生产队长，组织能力还是有一些的。可你得给全班做思想动员，跟大家讲话呀。班里那几个兵天南海北都有，有三个还是从大城市里来的文化兵。这些人说话一套一套的，满口“虽然，但是，因为，所以”，一口气讲十分钟也不打顿。你当副班长的讲不好，怎么能领导人，镇住人？于是，他请教了同县的老乡、一肚子墨水的文书贾正元。贾正元那道理说得很透彻，李长林在靶场作“战前”动员时，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一遍。连长——当时的副连长吴宝元也坐在一旁听了，一向严肃的脸阴沉着，似乎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的话刚落音，副连长突然吼道：“起立！”指着对面的胸靶，问面面相觑的二班战士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冷场。这些十八九岁的战士思想还没转过弯来，不知副连长问的什么意思。

“年克华，你说！”

“嗯，”在家当过赤脚医生的老兵年克华信口答道：“那是胸靶。”

“咄！唐海波，你说。”

机灵的唐海波眨巴眨巴眼睛，道：“那是敌人。”

“对，是敌人！是帝修反，是阶级敌人的胸膛！敌人向我们扑过来了，大家说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消灭他！”这次回答得又整齐又响亮。

副连长的动员真叫快刀斩乱麻，干脆利落。可是，打靶结果却大大出乎预料：有着光荣历史、五年出了四个干部的二班，打这种最简单不过的卧姿有依托练习，竟然勉强及格！

事后，副连长把李长林单独叫了去。李长林是副连长亲自挑来的兵，对他抱的希望太大，因此，批评起他来也更加严厉。

“李长林，挺了不起呀！说起道理来，还真一套一套的呢。你在打靶场上说的那些话，什么战争引起革命、什么革命制止战争呀，都是从报纸上学来的？”

李长林不明白副连长的意思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自己是这么认识的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！”副连长用食指在桌子上点了点，“你脑袋里那根关键的弦没绷紧。我问你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来向你做检讨……”

“我问你为什么当兵！”

“为了保卫祖国，为了解放全人类。”

“那就要时刻准备打仗，就要眼睛盯着敌人！这里不是生产队，这里是军营，我们是军人。军队是干什么的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，是战争的工具。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你来当兵，是为了让你穿军装、吃干饭的？也学那些文化兵卖嘴皮子？”顿了顿，副连长又喃喃地、自言自语似地说：“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，锦标主义也是错误的……兵难带呀。当兵的不练武，没有过硬的本领，我真没脸在这里一个月吃四十五斤粮食。你也是个老兵了，你的那些想法，我也有。从入伍的第一天起，就叫我们要准备打仗。我当兵九年了，打个鬼仗呀？恐怕到我脱掉这身军装，还没仗打。可是想归想，说归说，做归做。因为我是个带兵的，要把大伙打仗的弦绷得紧紧的，越紧越好！你呢，你这个副班长，尽跟他们宣扬些什么？你呀，将来当干部带兵怎么办？”

这最后一句话在李长林心中的威力，决不亚于一颗手榴弹的爆炸。要知道，副连长接兵时，为了争取这个身强力壮而又能埋头苦干的生产队长入伍，就跟大队干部们宣布过，说他前途无量，将来必定是个指挥员的料子。李长林呢，更是怀着鲤鱼跳龙门的想法，欢欣鼓舞地来到部队的。

那次个别谈话，李长林反复地过了十多天电影。琢磨来琢磨去，核心问题是想归想，说归说，做归做。

其实，这个道理，他在家时就懂得了。那些最最革命

的红卫兵，高喊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的口号，冲进五龙山上的青龙庙，好一顿“横扫”。就是那个口号喊得最响的头头，却把一个漂亮的玉石菩萨和纯铜香炉揣进口袋，带回自己家里去了。这类事只要睁眼看看，简直太多了。七三年秋天，李长林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竟被公社指定为代表，参加省里的一个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会上，省革委会主任亲自讲了话。他那魁伟的体魄，洪亮的嗓音，有力的手势，使从山沟里来的小伙子震惊了；而他那象高山流水般直泻而下的革命道理，更把李长林听得目瞪口呆。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农村是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时，更是精辟，透彻，激动人心。就在这时，不知谁从台下传上去一张条子。报告人以为提的是什么理论问题，就十分自信地念出来，准备解答：“敬爱的首长，你关于上山下乡的理论讲得很鼓舞人心，使我们深受教育。不过，我想请问尊敬的首长，您老人家那八个儿女都上哪里去了……”读到后面，报告人声音有些发滞，可台下却突然爆发出一阵疯狂般的笑声，有人还吹响了刺耳的口哨。原来，他的八个儿女，当兵的当兵，进工厂的进工厂，没有一个上山下乡的。说归说，做归做啊！

这也难怪，既然鲜红的太阳还没照遍全球，既然世界还没有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，既然还有你、我、他之分，就谁也免不了有个私字。可是，你宣传或是教育别人的时候，总不能也讲私字吧。因此，李长林想，作为一个干部，就只能说归说，做归做；或是说归说，想归想。

现在，在这寂静的深夜，李长林当然可以想想，他当然可以任思想大草原上的野马，纵横驰骋。

他带的二班是全连的尖子班。最近，他又代理一排长了。现在，他就是以代理排长的身份来查哨的。代理排长与排长之间的距离已经十分接近，一旦去掉这“代理”二字，那个时候……一想到那个时候，李长林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。他有个本家哥哥，七〇年当的兵，在家时谁也没觉得他会怎样。他个头不高，一张蔫蔫的脸，象个老太婆，大家就按排行叫他“二奶奶”。直到他穿上一身肥大的军装，和新兵们列队上火车之前，大队老支书还例行公事似地拍拍他的头：“二奶奶，好好干呀！”两年后，二奶奶穿一双反毛皮鞋和崭新的四个口袋的军装探亲了。瞧那个神气劲！一只手握住老支书的手，一只手拍着老支书的肩膀，用混合着普通话的本地腔说：“书记同志，我们大队这两年进步很大呀！”到家才四天，就有五个媒婆找上门。有个媒婆介绍的是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辅导员，一个在这里插队的城里姑娘，细皮嫩肉，苗苗条条，说话象唱歌，走路象跳舞，在李长林的眼睛里，真赛过天上的仙女。可就是这样的仙女也被二奶奶淘汰了。存在决定意识。如今的二奶奶变了，他实现了一个飞跃，一个了不得的“伟大飞跃”。

代理排长与排长之间还有一条鸿沟。一定要跨过这条鸿沟！

李长林跨过一条小沟，忽然发现哨位上有火光一闪。

他仔细一看，不象是抽烟的亮光，便疾步走过去，绕到那个正借着打火机的微弱光亮，聚精会神看着什么的哨兵背后，一把夺过他的打火机。

“哎呀！”哨兵惊叫一声，挎在肩上的步枪也滑落下来。

“还站哨呢，把你摸了也不知道！”

“啊，二、二班长，是你呀……”张卫东一只手藏在屁股后头，一只手掏出香烟，笑嘻嘻地说，“二班长，你也抽支烟吧，大前门的……”

李长林望着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城市兵，冷笑道：“还想打我马虎眼，老实说，刚才在看什么？”

“没，没看什么呀……”

“把你那只手伸出来给我看看。”

张卫东眨巴眨巴眼睛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给你看看行，可你千万别报告连长。要不，他又要刮我的胡子了。”

张卫东交给李长林一张四吋彩色照片。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的头像，这姑娘有一双好看的大眼睛。

“她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女朋友嘛。”张卫东颇有几分得意。

“就是那个两天给你写一封信的什么芝？”

“对呀。你看她长得怎么样，够不够份儿？”

李长林眯缝着两只小眼睛，紧盯着张卫东那张稚气的脸：“我看你倒是很够份儿，白天看不够，晚上站哨还偷偷地看！”

“白天谁敢看呀，”张卫东也来气了，“上回我把照片夹在钱夹子里，让连长看见了，说我动摇军心，晚点名还把我刮了一顿。”

“你就到胡科长那里去告状了？”

“提意见嘛。跟连长讲不通，指导员当时又不在家，那怎么办！”

李长林本想狠狠地将张卫东批评一顿，突然间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别看张卫东幼稚，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干部子弟胆子可是不小的。自己只是个代理排长，他又不是二班的战士，何必弄僵呢？于是，将照片塞给张卫东，道：“哨兵的职责你也不是不懂，赶快收起来吧。有什么情况没有？”

代理排长的宽容使张卫东很受感动，他啪地一个立正，向李长林敬了一个礼：“报告排长，一切正常，没有什么情况。”

李长林刚要走，张卫东又补充道：“文书刚刚打这里路过，象是去高老庄了。”

李长林猛地转过身来，那样子，象是发现了敌情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，他尽量装做很平静地问：“刚刚是什么时候？说准确点。”

张卫东想了想，说：“大约是一刻钟以前。”

二 一 对 老 乡

这高老庄，和《西游记》中猪八戒招亲的乌斯藏国高老庄一字不差。这里是不是古时候的乌斯藏国地面，唐三藏的徒弟猪八戒当年是否在这高老庄里招过亲，无从考查。但据说写《西游记》这部闲书的吴承恩就是苏北人。或许这位老兄来过高老庄，并且把它写进《西游记》，于是，这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就借这部流传千古的小说名扬天下，也未可料。

高老庄和警卫连仅一墙一沟之隔。王大嫂家的小石头打烂一个花瓷碗，战士们能听到“当”的一声响；警卫连教一首新歌，高老庄的姑娘小伙子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学会。高老庄有一口铁铸的大钟，是从附近锅巴山上的古庙里抬来的，据说此钟为明末高氏一个在京城做官的显贵首倡所造。钟声圆润洪亮，用力一敲，声传十里之外。高老庄及周围的几个村子，过去都是听钟声上下工的，自从部队在这里驻扎之后，大钟就闲置不用。生产队起床、吃饭、上工、睡觉，全以警卫连的军号为准。司号员唐海波上任

的第一天，社员们就全知道了，因为他的号音与前任略有不同，带点颤音。

高老庄和警卫连是同听一个号，同饮一井水的近邻，两家拥军爱民的动人事迹真是数不胜数。警卫连一圈四十八头大肥猪，硬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高大爷手把手的帮两个小战士饲养起来的。大个子高长福的小儿子被毒蛇咬伤，生命危险，硬是现任卫生员年克华用嘴将他腿上的毒液吸出来，才转危为安的。师报道组把这两家（姑且这样称呼）一向作为他们救急的灵丹妙药，一旦报道任务完不成，稿件采用率够不上师政治部汪副主任的要求，就到这里一转，三两篇稿子信手拈来，而且百发百中。那样感动人的稿子，哪个编辑看了不为之动情？

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。凡事有利必有弊，有益则有害。警卫连和高老庄靠得近，便于拥军爱民活动的开展，便于军民互相学习，但也容易出事。警卫连清一色年轻小伙子，高老庄多的是美丽健壮的大姑娘。两家常在一起活动，又那么亲亲热热，青年男女耳鬓厮磨久了，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一切都在你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中进行。警卫连是四年前调防来的。据说以前在这里的连队就出过这方面的问题。警卫连调来两年都平平静静，可第三年老兵退伍，竟有三个姑娘整好行装，哭哭啼啼地要跟三个退伍战士“回家”。任家长和连队领导磨破了嘴皮，姑娘们还是寻死觅活地要走。有一个当众宣布，不让走就以死相拼。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”啊！为此，连长